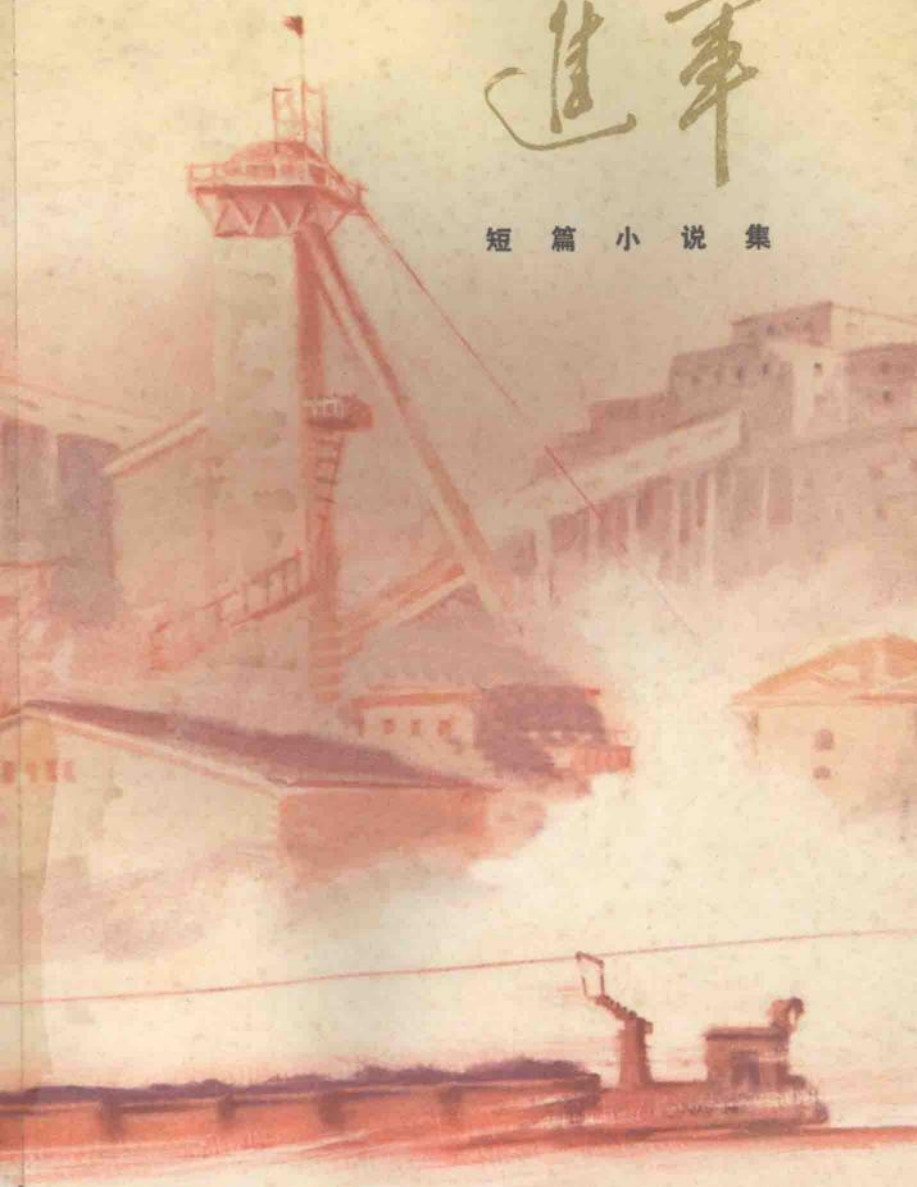


进军

短篇小说集





进 军

短篇小说集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 贺 成
插 图 虞 健 方冰山 袁玉美
贺 成 陈建昇

进 军

短篇小说集

*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
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74年2月第1版

1974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000,000 册

书号 10100·097 每册 0.46 元

目 录

南山绿洲	郑再忠(1)
师傅的师傅	胡本焰(24)
新芽	周 群(32)
改棚	田圣德(40)
进军	李 俊(53)
击云破雾	殷德新(70)
除锈	郑福祥(84)
代代相传	黄昌明(95)
三八井	安启杰(104)
银针闪闪	诸庆箴(113)
厂门	吕 艺(123)
第一次	蔚 青(128)
“钥匙”	文 戈(140)
矿山新歌	群 人(155)
老班长	吴书武(163)
矿灯	李庆霞(174)
虎口夺煤	徐 文(186)
后记	(197)

南山绿洲

徐州市郊区知识青年 郑再忠

一

三队的会计室、仓库和饲养室是一条脊连结的十二间大瓦屋，座落在村子东首。屋前有一棵合搂粗的大槐树，树上挂着一只大铜钟。

今天，是腊月里难得的一个好天，天空象镜子一样，明净净的，一丝云影也没有。

太阳顺着村东南那棵水泥高压线杆爬了上来，照得田野里和屋顶上的霜雪白明亮。

大伙正忙着分配，社员们拖着大口袋大口袋的粮食往回拉，那股高兴劲就甬提啦。这时，副队长李兴奎把装着几条空麻袋的平车朝地上一放，抓下帽子就“呼嚓、呼嚓”地搨着风，还不停地从脸上抹去汗水，兴高采烈地对大伙说：“今年大面积改种了水稻，产量比往年增加了一倍，这可是咱三队开天辟地的第一回哪！往后，咱再也不必费那些牛劲啦！大伙把粮领回家，好好地松松膀子，准备痛痛快快地过个大肥年吧！哈……”

正在帮助过秤的队长李兰英，看见这情景，便向兴奎身边

走来，刚想开口，兴奎却又笑着嚷了起来：“今年咱这队里的仓库满、社员的粮囤尖，地也整得差不多了，早改水嘛，也见到了成绩，往后再也不必象过去那样忙乎啦……”

这时兰英连忙制止兴奎：“大叔，看你都说些啥呀！”

“噢，怎么？”

“咱二百零九亩生产田，现在只改了一百五十亩，还有五十九亩没整，你说这些话合适吗？”

“嗨呀；这么个大丰收年，还不让大家高兴高兴？”兴奎不以为然，说着，就把称好粮的麻袋，往平车上一放，“呼呼”地拉着跑开了。

兰英望着兴奎远去的背影，心想：难道大叔在这成绩面前，真就满足了？……作为一个副队长，他这种思想将会给俺三队进一步学大寨带来什么影响啊！……

经过一天的忙碌，三队的分配结束了。

晚上，一勾弯弯的月牙儿，挂在大槐树的枝头上。饲养室里，耕牛和骡马为着明天的冬耕，正贪馋地嚼着草，“咕喳、咕喳”，在这静静的月夜听去，多香甜呵！

“会计室里，队委们为下一步的整地计划，热烈地争论着：

“……早改水的好处，我都知道。”兴奎大声地嚷着，“早了能灌，涝了能排，既不流失水土，又能保住肥力，对稳产高产有好处，所以我同意今年把东湖那剩余的五十亩整平改完，至于那南山上的九亩坡地，我不同意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五、六个队委一齐问。

“你们没看见？那九亩地坡度那么大，底下又是石头，得花多大工夫？何苦费这个事！再说，整平那五十亩，咱就有二百

亩平平整整的水田了，哪还在乎这九亩山地！只要在那二百亩上，多加把劲，一亩地多收个十几斤，还不就把这九亩的产量给顶上了？嗨，有大骡大马拉车，一个癞毛驴还用得着看在眼里？”兴奎说着，显出不耐烦的神态。

“兴奎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……”兴奎话音刚落，立刻就有不少人反对；但也有人在那里赞同地点着头。

“大叔，大骡大马要喂得膘肥力壮，小毛驴也要养得腰圆腿粗，让它们都能各尽其力，社会主义的车轮子不就滚得更快吗？”兰英说罢，好些人一齐赞成。

兴奎也觉得有理，但一想起那九亩地下面的石头，又嚷了起来：“话倒说得好看，要知道整那九亩地得使锤动镐，说不定要比整那五十亩还要费工哩！……”

“兴奎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呐！”一直没开口的饲养员老山大伯，也从嘴里拔出烟袋，在地上猛磕几下，用烟袋杆指着兴奎说道：“亏你整天说着‘学大寨赶大寨’，说这话，你也不觉脸红？学习大寨贫下中农改天换地，哪能怕费事，咱只要有人家那种精神，还怕什么困难！”

“困难虽有九十九，难不住贫下中农一双手。只有困难怕人，哪有人怕困难的道理！”大伙儿都支持老山大伯。

这时，兴奎一言不发，只是猛劲地抽烟。

“大叔，”兰英那清脆而有力的声音在会场上激荡着：“咱们贫下中农应该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，继续革命，永不停步，事事处处从长远利益着想。东湖那五十亩，咱明天就动工整。至于南山那九亩地，当然石头多，坡度大，整起来不容易。可咱们要看到整好以后对生产是有利的。山上的围山大

渠就从坡地南侧流过，灌溉方便；况且山地粘土保肥力强，种水稻可以获得高产。因此，我认为这九亩山地应该整。”兰英说完，把一双询问的目光转向大家。

“我赞成。”老山大伯第一个举手。

“我们也没有意见。”大伙也一齐赞成，只有兴奎故意避开兰英的目光，低着头，一声不吭。

二

月亮沉下去了，天显得特别黑。

兴奎出了会场，来到家门口，自家的大花狗只咬了两声，立即便认出主人来，亲热地扑上去，摇着尾巴，舐着他的手；然而他却没好气地踢了它一脚，花狗败性地躲进了草窝。

兴奎独自站在门口，也不想推门进去，烦恼和不服气塞满了他的心窝。他怎么也弄不通，为什么有了这么多高产水田，大家还要去整那费事的九亩山荒？想着想着，他转身来到村外，向黑洞洞的南山走去。

南山北麓的半腰，借着西天徐州城的灯火辉映，朦胧可见九亩坡地的轮廓，只见它南高北低，足足相差有半人高。兴奎来到地的南侧，蹲下去在风化的松土上扒着，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，只扒了几下，就碰上了石头；他换个地点又扒了起来，照例是没扒几下石头又碰着了手。“嘿，胡闹，这样的地怎么去整！你就是说得太阳从西边出，我也不能同意。”兴奎自语着，拍拍手上的土往回走。到了家里，他连衣服也没脱，倒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，脑子搅腾着过去的事：

兰英这个丫头我是知道的，初中毕业后，整天跟着社员们风里来，雨里去，干活可踏实啦；脾气又好，谁说起谁夸。小队单独核算那年，队里缺保管员，是我建议让兰英干的，当时没有一个不赞成。干保管那会儿，又听话，又负责，我说个什么事，她总是照着去办。后来去当了两年四清工作队员，入了党，接着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，就同过去大不一样了。虽然说话还是那么和气，为人还是那么老实，可碰上我处理什么事，她觉得不对劲的，总是要拦拦挡挡，弄不好，还说我路线觉悟不高。我兴奎一不为私、二不为己，想的是三队，为的是大家，路线上能有什么问题？只要地里能丰产，社员能多分，上交公粮能超额，还不就行啦！凭我兴奎领着三队的社员十几年来，生产虽不算先进吧，可从来都是稳稳当当的，自兰英被大家选上了队长，负责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以来，的确，三队的生产是跃上去了，今年再把这五十亩整好，就有了二百亩水田，也就是好上加好啦，干么还非要去整那九亩山地？要是这九亩山地好整，铲铲垫垫不费什么事，整也就整吧；可是这又得扒土，又得打钎放炮，还得砌坡，工程这么大，唉！真是……可社员们还就爱听她的。年轻人不说，就连老山大伯也帮她说话。老山大伯可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，给地主当了大半辈子长工，样样农活都精通；我的一手农活，也是他给理教出来的。不光如此，他说话处事也通情达理，俺没有不佩服的。就是这件事，真叫人想不通……

兴奎越想越急，越想越气，翻腾了半夜，还是睡不着。有啥办法能把她们扭过来呢？

“喂，有啦！我在这九亩山地上栽上苹果树，既死了他们整

地的心，又不减少收入。”兴奎突然兴奋地喊了起来。这一喊，惊醒了熟睡的老伴。

“你干啥呀！三更半夜的还不睡觉？别吓醒了孩子！”老伴埋怨着。

“噢，没干啥。”兴奎这才醒悟过来，瞅瞅孩子还闭着眼睛，放心地转身睡下了。

被突然惊醒的老伴还没睡着，兴奎那边却早已打起呼噜来。

三

墙上的挂钟响了三下，兰英又翻了个身，紧锁着眉头，两只水灵灵的大眼睛凝视着白粉墙。

兴奎大叔这两天来的情绪，使她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。她的心啊，怎么也不能平静：

想起那万恶的旧社会，母亲生下自己还不到十天，她就被地主贺宏发的高头大马踩死在磨房里。为了养活我，爹爹抱着重病，又给贺家拿起放羊鞭……那时候，俺穷人真是连牲口也不如啊！如今，这山是俺们的山，这地是俺们的地，毛主席又号召学大寨，夺取高产，建设社会主义，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；可大叔呢，却嫌麻烦，怕费事，难道他被成绩挡住了眼睛，被丰收迷住了心窍，真的满足现状，不愿再继续前进了吗？

想起老支书最近的谆谆告诫：“……在成绩面前，要注意防止骄傲自满……为了学习大寨的大干精神，进一步实现旱改水，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，首先要调动队委们的积

极性，做到领导班子思想统一，团结一致，这样才能带动大家……”是啊，为了不辜负党的期望，为了在学大寨的道路上永不停步，兰英啊兰英，你应紧紧地依靠群众，迅速帮助大叔克服自满情绪，继续前进。尽管大叔有股犟脾气，但是，你要知道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，做工作应该耐心细致。多团结一个人，就多一分胜利的保证啊！

想到这儿，兰英的决心坚定了，雄鸡的啼叫声也接二连三地传来。她起床来到门外，看了看已经爬上了东屋脊的启明星，便向饲养室走去。

“老山爷爷，你起得好早啊！”来到饲养室门口，听见屋里“沙沙沙”的筛草声，兰英高声向里面打着招呼。

“噢，是兰英。”老山大伯开了门：“昨晚散了会，我就想找你啦啦。你兴奎叔的那股劲，真叫人担心啊！”

“是呀，我就是为这事来找您商量一下，看该怎么办？”兰英说着，端起了筛子。

爷俩边筛草边商议着。……

雄鸡又唱了，东天边呈现出鱼肚色。

兰英站了起来：“就这样吧，我再去找兴奎大叔谈谈，如果他还不通，咱们就发动大伙，干出点成绩来，让他看一看发动群众的威力，先给大叔去掉畏难情绪。”

“对，我再抽个空同他翻翻老事，启发他的阶级觉悟。”老山大伯送兰英到门口。

“这会我分别去找队委商量一下，看大家还有什么好主意？”兰英说罢，就向一个队委家奔去。……

当她从最后一个队委家里走出来时，天才刚刚大亮。兰英

迎着朝霞理了理乌黑发亮的短发，眨了眨那双不知疲倦的大眼睛，更加精神百倍地向兴奎家赶去。

真巧，当她路过还没有开门的大队办公室门口时，正看见兴奎从窗口掏出电话机，摇了起来；兰英没有惊动他，站在远处听着：

“喂，你是公社吗？请你给我喊负责多种经营的老赵。怎么，他八点上班？”兴奎焦急地看了看天，又说：“喂喂，麻烦你，等他上班了，你就说李兴奎找他，请他给俺三队想法搞三百棵苹果树苗。……什么？前天郊区才批给咱公社一批从青岛办来的新品种？哎呀，那太好啦！”兴奎乐得一拍大腿：“同志，请你一定给他说，一定，一定啊！”

兴奎得意地放下耳机，刚一转脸，兰英早已站在身边：“大叔，公社能给咱苹果树吗？”兰英亲切地问，并同他一起向兴奎家走去。

“差不多。”兴奎冷冷地回答。

“那是打算栽在南山上的吧？”兰英又问。

“想栽在那九亩地上。这事先没同你们商量，不过我认为，果树上山也是符合政策的。”兴奎仍是几分带气地说。

“这是当然喽。绿化祖国，这是毛主席的号召哪！我也早就想了，咱要是能在南山栽上几百棵苹果树，这样既绿化了南山，又增加了队里的收入，该多好啊……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同意啦？”没等兰英说完，兴奎就嚷了起来，心头象是六月天喝了雪水。

这时他们已经来到兴奎家里。

“南山栽苹果树，我是同意，不过，可不能栽在九亩山地

上，那地还是一定要整。”兰英的语气是那么坚定，态度又是那么从容。

“那，那……那苹果树栽在哪儿？”兴奎的情绪象是遇到寒流的温度计，一下子降到底，眼珠几乎要从眼眶跳出来。

“我早就谋算过了。”兰英胸有成竹地说，“从那九亩地往上，在那些石坎里、渠道旁、石塘边，都培上一个个的大土盘，栽上一棵棵的苹果树。只要土盘培得大些，功夫到家，就不愁长不出好苹果来。”

“土盘培得大些？哪来那么多土？”

“没有土不能从别处凑集吗？这里凑一筐，那里起一锹，反正一筐一锹的零土，散在那儿也长不出庄稼来，聚到一起，不就顶大用啦！”

“哎呀，你怎么净想些麻烦事！”兴奎万万没想到，伏天汗褂没脱掉，却又加了件棉袄！他叹了一口气，没劲地坐了下来。

“大叔，这可都是一年辛苦，多年收益的活啊！咱们要向大寨贫下中农学习……”

“学大寨是对的，可你也不能把事情看得太死。人家大寨，除去山就是坡，非整梯田不可，可咱这儿条件好，整好那五十亩，就有二百亩水田了，干么还要整那九亩山荒？这还不算，你又想起了聚土栽树的麻烦事，你，你，你这不是胡闹吗？”这一下子，兴奎的火气全上来了。

“大叔，这怎么是胡闹呢？咱一个队荒废了九亩，全大队、全公社、全国，要是都这样，那要荒废多少？你想过了吗？毛主席教导咱们，要‘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’，咱可不能只

在良田上打主意，还要在所有能耕种的土地上下功夫，改造它们，让它们也变成良田，夺取高产，为社会主义建设多贡献力量。前天大队党支书传达公社会议的要求，一再强调咱们要学习大寨大干的革命精神。建设社会主义就得大干嘛。满足现状，怕苦畏难，生产就不可能节节上升。大叔，为了对革命多作点贡献，咱可万万不能图省事、怕麻烦啊！”兰英仍是耐心地说服兴奎。

兴奎觉着兰英说得不错，可大道理毕竟是大道理呀！他不想再同兰英争论了，大手一摆说：“这样吧，我带着大家去整那五十亩；你想整，你去整那九亩山地吧。不让你整，你满理由是；你一去整，就不想再整啦！”说罢，大步向门外走去，刚跨门坎，又转过头来，一脚门里一脚门外，象发誓一样地嚷道：“你大叔是个说话算数的人，你也甭再费口舌啦！”说完“腾腾”地走开了。

这时，正在厨房里和面的兴奎大婶，粘着两手面急忙跑出来，难为情地说：“兰英，你可别理会他，你大叔那股该死的犟脾气谁不知道！”

“大婶！大叔是长辈，对我发脾气算不了什么。不过，他这思想老是转不过弯来，叫人多担心啊！”兰英说着，拉大婶走进厨房：“来，我帮你烧火。”

娘俩一个烙馍，一个烧火地拉扯起来：

“你大叔就是那种犟脾气，要是认上个歪理，他是不撞到墙上不回头。唉，啥时候才能改呢！”大婶埋怨着。

“大婶，大叔那脾气可不能说都不好。土改以后，大叔响应毛主席的号召，领着咱们从互助组到现在，还多亏他哩！想

起那几年，大叔为了改变咱穷山沟的面貌，谁见他睡过天明觉？吃饭时都端着碗去安排农活；到了忙时，一连个把月，夜里都不回家睡觉，大婶没忘记吧，不是我常来给你做伴吗？可是眼下，咱们早改水取得了成绩，大家生活渐渐富裕了，大叔却自满起来。有了成绩，还要不断努力，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。要都象大叔那样，那怎么行啊？”

“兰英，你说得对呀，往后咱们好好劝劝他。”

.....

再说兴奎出门后本想喊社员下地，可是他刚走出大门，耳边就飞来了不少言语。屋檐下，大路旁，人们三三两两地议论着，见他来了，又故意放大声音，象是专门说给他听的。

“还是队长嘞，不领社员往前赶，却在后面扯腿。”

“他呀，两眼被满满的粮囤挡严了，什么也看不见啦！”

“人就怕自满，他准是看见石块比山还大。”

.....

兴奎走着听着，心里真受不住，没走多远，就转回头来，又“腾腾”地向家里奔去。

也巧，老伴刚在大门里撒了把米喂鸡，兴奎一步冲来，吓得鸡群咯咯乱飞，弄得院子里象是翻了天似的。他也不管，从屋里拿把铁锨推起小车就往门外冲去。老伴喊他吃饭，他连理也没理。

正在替大婶喂猪的兰英，望见兴奎叔的行动，猪食也忘记倒了。

“兰英，你看这怎么办呢？”大婶显出焦急的样子。

“大婶，别急，咱们慢慢帮助，大叔总会回过头来的。”兰英

喂好猪，伸手从墙根拿起兴奎叔忘记带的铁镐，赶出门去。

四

野外，弥漫着深冬少有的大雾，十步之外，看不到人。兴奎心里也象是钻满了雾，迷迷蒙蒙，憋得喘不过气来。

李兴奎还有个脾气，那就是越生气越憋着劲干活。他来到村东那一片五十亩地的北头。这儿地势高，他把车子一放，操起铁锹就挖，“咔嚓”一声，铁锹象是碰上了石头，震得他两臂发麻；低头一看，才想起大地已经封冻了。哎呀，真糟，临来忘记带镐了！回去拿吧，他实在不愿意再听到社员们的议论，于是，犟劲又上来了。

“我非挖你不可！”兴奎对着两手吐了口唾沫，又奋力地挖起冻土来。

硬棒棒的大地，好象在专同他作对，一锹下去，掉下几块大马牙似的冻土块，再一锹下去，还是如此。“咔嚓，咔嚓”，兴奎累得满头冒了汗，装进小车里的土还是连底都没盖严。

“咣啷——”兴奎把锹一摔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伸手抓下帽子，气哼哼地摔得老远，有点花白的头发，腾腾地直冒热气。

“咣咣咣……”突然，湿漉漉的空气里传来了村子里的上工钟声，兴奎连忙站了起来，不自觉地向村子望去。

这时，雾也淡了，一束阳光从淡云薄雾中斜射下来，照亮了眼前的大地。隐约可见村口一群群扛锹执镐的社员向这边

走来。

看见这，兴奎憋在肚子里的气顿时消去了大半，自负地说：“看是听你的，还是听我的！”

随着过来的人群，兴奎隐约听见社员的说笑声。这会儿他多么想挖一大车土推走哇，可是，他急得在地里团团转，毫无办法。耳边的说笑声更近了，兴奎怕被社员看见了笑话，只得又坐在地上，抽起旱烟，装着生气。

“哎呀，你们看，咱队长想得多周到呀，怕咱的镐刨不动这冻土块，正坐在那儿用屁股给咱暖土哪！”一个活泼的姑娘，老远就开起玩笑来，逗得人们一阵大笑。

兴奎也想笑，可是他竭力地把脸板得象个墨斗子，站起身，向人群走去。

“把镐给我！”他象有理似的，伸手要从一个小姑娘肩上夺镐。

可是那姑娘却故意地憋他，把镐藏在身后，一双调皮的大眼睛瞪着兴奎：“我偏不给你，嘿，当队长的不拿工具，还来干什么活？是想来混工分哪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欢乐的人群中又爆发出一阵笑声。在这群调皮姑娘面前，兴奎真感到有点狼狈。

“大叔，这是你的镐。”正当兴奎没法下台的时候，他万万没想到兰英会给他送镐来。

“你……”兴奎没有立刻去接。

“快拿着吧，大叔！咱们一块干。”兰英把镐递给了兴奎，转过脸示意地瞪了姑娘们一眼；姑娘们这才抿嘴笑着朝地里走去。兴奎拿着镐也羞愧地跟着去了。